

东北儿童文学作家丛书



草原的儿子

目 录

朝霞红似火	(1)
甘河灯火红	(10)
孔雀开花	(17)
走向陕北	(25)
海 仇	(31)
斗智记	(42)
锄奸记	(65)
牯牛河边	(82)
草原的儿子	(95)

朝霞红似火

晨风送来了新鲜的空气，吸到嘴里，有一股河面那种特有的甜丝丝的水湿味。阿合音卓美滋滋地咂咂嘴，眯起眼睛笑了。

甘河象一条火红的彩带，向着这湛蓝的天空，不停地挥动着。初升的太阳，把朝霞撒上山岭、撒向土地、撒向这片小树林，白桦树变成了紫色、红色、金黄……要搁往常，阿合音卓准会象一头小鹿，撒着欢跑到白桦林里玩上一阵。可是今天不行。昨晚，爸爸看完电影回来，阿合音卓还趴在桌上做那道算术题呢。

“哟，我的小鹿也有安静的时候。”爸爸奇怪地说。

阿合音卓用铅笔搔搔头，说：“爸爸，这道题我怎么也解不开。”

“嗯？酸枣藤把打红围^①的给绊住了。”爸爸知道阿合音卓是班里学习最好的，便奇怪地凑上去，又歪着头叹口气，说：“可惜，爸爸是围桦树皮长大的^②。”

“不，爸爸，我自己再算算。”

“打红围还得养足精神呢，”爸爸说。“星星都累得眨眼了。明天星期天，你豁出功夫去算。”

今早，阿合音卓到底把这道题算出来了。他轻松地舒了口气，冲着爸爸喊：“噢，算出来了，算出来了。”

爸爸眯起眼睛笑了，“你这小山鸡呀，又叫起来了，看样子，酸枣藤没把你绊住。”

“我不会让它绊住的，我是一头小熊，呜——”阿合音卓一下扑在爸爸怀里，调皮的用脑袋拱着爸爸的胸脯。

爸爸呵呵地笑起来，拍着他的屁股说：“是呀，往前走总是不容易的，你没看看莫乌德那个懒小子，说不定裹在酸枣藤里睡觉呢。”

对了，怎么把好朋友莫乌德给忘了。莫乌德最

① 打红围，即打猎。

② 旧社会鄂伦春人夏季以桦树皮围腰。

不爱学习了，老师让阿合音卓帮助他，刚才一高兴，怎么忘了。阿合音卓从爸爸怀里钻出来，说：

“我找莫乌德去！”

“一天的功夫，忙什么？”

“不，爸爸，老师说要珍惜时间。”

“嗨，咱这小牦牛要上阵了！”

阿合音卓嗤地一笑，急忙跑出去。

莫乌德没在家。

他妈妈见阿合音卓拿着书本，就唠叨起来：

“瞧你呀，真象个大孩儿了，知道干活、知道念书。我们莫乌德简直是刚生下的小鹿，整天就是跳啊、蹦啊……”

阿合音卓说：“大婶，莫乌德现在学习有进步了。”

“有进步、有进步，还不是你帮他学的。我就说：你和人家阿合音卓比比，嘿，看人家……这不，刚才又抱着鸟网跑了。爷儿俩可是一对，他爸爸拖着一条瘸腿，也背着兜子走了……”

莫乌德的爸爸莫里根大叔，还在熊皮口袋^①里的时候，被土匪的冷枪，打伤了他的小腿，落下好大

① 旧社会鄂伦春人出猎，将孩子装进熊皮口袋里挂在树上。

个疟痢。腿脚不便，进山打红围也拉后。这几年，他被调到公社农机站当了管库员，整天悠悠闲闲，有功夫就张网粘鸟，拿到城里去卖。可是这些日子，他不张网了，谁也不知道他闲下来干什么。包产的那片稻田，全靠莫里根大婶一个人侍弄。村里人说：“日子好了，莫里根懒了！”这真给鄂伦春男子汉丢人！

莫里根大婶最爱唠叨，阿合音卓可没功夫听。他知道，莫乌德捕鸟，准在白桦林里。

当阿合音卓沿着甘河跑进白桦林，果然听见莫乌德那铃铛一样的歌声：

达子香，达子香，
你生长在高山上，
你生长在丛林中。
黑黑的土壤养你，
甜甜的乳汁喂你，
你才抽枝吐绿，
你才开得芬芳，
这都因为，嘿哟——
大兴安岭有了喜悦的笑容，
大兴安岭有了美好的歌声……

歌声嘎然止了。阿合音卓绕过几颗大树，看见

莫乌德正用刀在砍桦树皮，然后把嘴凑上去吮着^①。

“莫乌德！”

“阿合音卓，来喝鲜汁呀！完了帮我把鸟网张起来。”莫乌德高兴地回过头，连下巴上的白桦汁都顾不得擦掉。

“莫乌德，你作业写完了吗？”

“作业！噢，我还有两道题不会，”莫乌德恋不舍地瞟了滴滴欲坠的白桦汁一眼。“没关系，反正那几道我都做了。”

阿合音卓皱皱眉说：“那怎么能行，你是当着大伙的面表了决心的呀！”

“反正就两道，别的我都会。”莫乌德搔搔头，不在意地说。

“不行，莫乌德！猎人不能因为打不着红围，就不去摸枪。走，咱们一起学，有一道题还挺难呢。”

“哟，你这大学问家都懵住了，”莫乌德瞪大眼睛，有点幸灾乐祸。“这样吧，明天咱们去问老师。”

“不，”阿合音卓坚决地摇着头，“咱们先算，

^① 鄂伦春儿童喜欢吸吮桦树汁。

实在算不出，再去找老师。”

百灵鸟婉啭地唱着，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，好象在引逗莫乌德。莫乌德心里痒痒的，忍不住抓起鸟网，嘟囔道：“今天是星期天，玩玩怕啥，你总是……”

阿合音卓嘿嘿笑起来。他知道，莫乌德和他爸爸一样，顶喜欢捕鸟、游水啦。看他现在这个样子，便说：

“好吧，咱俩赶快把鸟网张起来，完了，可得做功课。”

“喏——”莫乌德高兴得冷不防将阿合音卓抱起来转了一圈。

鸟网很快张好了。

“走，咱们躲开点，等把题算出来，准保能粘住不少鸟。”

阿合音卓拉着莫乌德，迎着一束束晨光向河边走去。

“会粘住一只百灵么？”

“做功课你也应该象捕鸟那样用心。”

“唉！有的题真难，你想得脑袋发胀也想不出。其实，那么点不懂有啥关系，咱们爸爸不也不会算题吗，日子照样越过越好。”

“你——”阿合音卓见莫乌德满不在乎的样，急了，刚想说什么，却一把把莫乌德拉住。

原来，不远处有谁在嘟嘟囔囔地说话。阿合音卓冲莫乌德用手指在嘴上比了比，两人便蹑手蹑脚地循声走过去。

阿合音卓差点没笑出声来，在两棵大白杨树后，有一个人背着脸坐着，前面摆了一堆东西。只见他仰着头，顺手从地上摸起什么，嘴里小声叨咕：

“……活塞配件，嗯，有活塞……活塞套……这个这个，前边有槽，还有水螺似的斜槽……”

哎呀！敢情，这个人是一——

“爸爸！”莫乌德喊起来。

莫里根大叔蓦地回过头：“哎哎，啊，阿合音卓也来了，是捉鸟吗？”

“不是，大叔，我和莫乌德要做功课。”

阿合音卓说着来到莫里根大叔跟前。这下看清了，原来，莫里根大叔前面摆了不少机器零件。阿合音卓好奇地问道：

“大叔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“噢，这个吗，”莫里根大叔有些不好意思，他象喜欢小孩似的摸着零件，神秘地一笑，“咱们社员买拖拉机的越来越多了，机修的活也越来越多，

我们农机站一下变成修理站，零件也一下子进了这么多，我得把它们一个个记住。”

“爸爸，你记它干什么？”

“哎——”莫里根大叔不满地白了莫乌德一眼。“一个猎手只能打山鸡行吗？得能打黑瞎子打猞达罕^①！我得把我保管的东西全记住，还要懂得它干啥用，人家来修理，我一摸就能摸着，省得耽误人家时间。”

“哎呀！”莫乌德拍着后脑勺，吃惊地叫起来。

“大叔，人家说你……”阿合音卓想起村里人背后说的“日子好了，莫里根懒了”的话，刚一张口，又后悔地把嘴闭上。

幸好莫里根大叔没在意，他点着莫乌德说：“怎么，看你爸爸没认识几个字，是不？我不会象追猞达罕似的下死命？容易是不容易，要不，我成天净干什么来着。你们念书不也这样么？”

“爸爸，我没有——”莫乌德不好意思的低下头。

“我知道你贪玩。别忘了，你头一回打红围，

① 即驼鹿。

子弹老围着山牲口叫，可你累肿了几回胳膊，枪不也打准了！”

阿合音卓会意地点点头，见莫乌德红着脸不作声，便故意问道：“大叔，那你要弄不懂呢？”

莫里根大叔从兜里掏出了个本子，炫耀地说：“下苦功夫啊，我这都记上了。谁要问我个零件，我说不出多少种规格，什么用场，怎么保养，那不成了瞎子打枪了。”

唧唧唧唧，鸟声乱叫起来，阿合音卓眼睛一亮，扯了一把莫乌德说：

“听，粘住鸟了！”

莫乌德听了听，不好意思地笑了，他拉住阿合音卓的衣襟，悄悄说：“阿合音卓，咱们先做功课去吧。”

阿合音卓会心地笑了。

两个人向河边走去。路上，莫乌德说：“阿合音卓，我能把那两道题算出来吗？”

阿合音卓肯定地点点头。

朝霞映在红领巾上，火红火红。

甘 河 灯 火 红

甘河结了一层薄薄的冰。打红围的人都把猎枪擦得锃亮，准备进山。大森林沙沙地唱着，在向猎人召唤。

村里的炊烟，随着微风顺着甘河飘散，大哥哥大姐姐们跳着阿苏牙^①，优美的歌声，渐渐地、渐渐地小了，远了。

莫乌德骑马沿着甘河边，向着一片金色的晚霞飞跑。他一只手提着盏风灯，一只手握条鹿皮鞭，一下一下地挥着。

原来，少先队员今天晚上要到甘河边升起篝火，请一位伯伯讲革命故事。中队辅导员叫莫乌德拿来家里的一盏风灯。关于这风灯，也有一段动人的故事。辅导员请他在篝火晚会上讲讲这段故事。

^① 鄂伦春族舞蹈。

中队长贻利叮嘱他说：“莫乌德，你可得快些回来，我们大伙等着你啊。”

莫乌德的脸倏的热起来。咳，有什么可说的，莫乌德每次回家，十有八九都没按时回到学校，连他自己也不知是怎么回事，反正到家就舍不得走。村里有多好呀，每次莫乌德回来，都有许多新鲜事儿：这回是汉族老伯伯来帮助种水稻，下回队里又来了打鱼的汽船……有几回爸爸催他走，他说：“爸爸，我的马快着呢！”等走到村边，碰巧有几个小伙伴在河里耍水、叉鱼，莫乌德总会忘掉一切地跳进河里。就是那么的，才经常晚回来。

本来嘛，莫乌德已经下决心改正这个毛病。这时他望望太家，急得挥着小拳头说：

“猎人见到黑瞎子从不退缩，我下了决心准能做到！”

大家信任地笑了。

莫乌德取来风灯，就马不停蹄地向回跑。跳阿苏牙的哥哥姐姐向他招手：“莫乌德，快勒住你那带翅膀的马吧，来和我们一起庆贺今年的大丰收。”莫乌德抓住马缰，举起风灯摇摇头说：“不了，我们少先队要在甘河边开篝火晚会哩！”

马儿沿着甘河飞快地跑着。甘河在前面拐了弯，

莫乌德用腿把马一夹，马便撒了欢似地过了河。对岸是一片大森林，对啦，爸爸说的关于风灯的故事，就发生在这片密密的老林子里。

那时，爸爸和妈妈住在老林的撮罗子^①里，爸爸已经一百多天没有走出老林，打猎得来的皮子快把撮罗子挤满了，但是爸爸宁可让这些皮子烂掉，也不愿背出老林去换一小块盐。唉，甘河在哭啊。甘河边来了国民党土匪，他们连指甲大的盐也不给，鄂伦春人一出山，就被他们抢光，有时连身上的皮衣也被扒掉。忽然有一天，大森林里来了几个穿黄军服的人，这些人一进森林，就被爸爸发现了，他提着别拉弹克^②，悄悄地跟着。他们一直朝着莫乌德家走去，妈妈发觉来了人，跨上马跑了，爸爸绷紧的心松了下来，他端起别拉弹克，心里想：万一他们抢走毛皮，就开枪。那几个人在撮罗子外面喊了句什么，接着有人探进头去，又回头说了句话，就走了。爸爸松了口气，望着他们消失在密林里，这才急忙向撮罗子跑去，当他跑到跟前时，突然眼睛一亮：盐！撮罗子外面用桦树皮盒盛着一堆盐。爸爸刚要伸手去捧，又马上象被什么螫了一下似地缩

① 鄂伦春人从前住的房子，用白桦树皮和兽皮搭成。

② 一种枪名。

回来，“老虎温顺是要吃肉，官家发慈悲是要杀人。”爸爸一脚把盐踢飞，转身去找妈妈，走了不远，忽然听见几声枪响，穿过几棵老树，爸爸猛然发现几个国民党土匪在追妈妈。爸爸眼里立刻升起怒火，他端起别拉弹克，正当这时——“啪！”不远处响起一枪，一个土匪应声而倒。爸爸一愣，几个穿黄军服的人骑马向那帮土匪冲去。土匪们胡乱地打着枪，这时，妈妈叫了一声，从马上摔下。爸爸不顾一切地跑上去，那几个穿黄军服的人已把妈妈抱起，爸爸一把抢过来，发现妈妈的肩头在流血，一个穿黄军服的人“唻”的从衬衣上撕下条布，要给妈妈包上，爸爸疑惑地用身子将妈妈挡住。那人扶着爸爸的肩头说：“很对不起你，鄂伦春兄弟，我们来晚了一步，这帮国民党土匪把她打伤了。”爸爸不解地望着眼前这几个人，啊，这不是刚才到撮罗子跟前的那几个人吗，他们是谁呢？好象看出了爸爸的心思，那个人说：“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解放军，是人民的子弟兵……”爸爸将解放军请进撮罗子，解放军带来一盏风灯。从此，一点火红的灯光把撮罗子照得暖暖的、亮亮的。一连几个夜晚，解放军都围着风灯计划着，终于在一天夜里，甘河岸上的国民党土匪被消灭了。鄂伦春人走出大森

林，在甘河边搭起了仙人柱^①。解放军张排长把那盏风灯送给了爸爸。从此，这一点红光越着越亮。过了几年，甘河边盖起了房子，鄂伦春人也定居下来。那个张排长也转业到了附近的农场当书记。……

莫乌德感到风灯贴在胸口上暖烘烘的。抬头看看天，那一片彩霞已经不见了。“伙伴们一定等急了，”莫乌德心想，“在篝火升起以前，我一定要赶到！”一阵晚风吹来，莫乌德打了个冷战，这才觉得身上已出了汗。忽然，前边一辆汽车挡住了去路。

“嘟——”莫乌德勒住马。

司机探出头来喊：“喂，高鲁大队在哪？”

莫乌德想问：你是从小二沟来的吧？！不行，可没功夫扯这些，他用鞭杆一指：“顺那边走，过一片白桦林就是！”

“林子里有路吗？”

“有！”

连人家道声谢也没听，莫乌德一挥鞭子走了。走挺远，听见汽车呜呜地响，大概汽车快进村了。忽然，莫乌德后悔地“嗨”了一声，急忙掉过马头向回跑。汽车真的象个瞎眼熊在林子里乱撞，莫乌德

^① 与“撮罗子”相同，鄂伦春人从前住的房子，用白桦树皮和兽皮搭成。

追上汽车喊：“叔叔，我给你领路吧。”

司机说：“你这个小山雀，刚才还说有路，可我一进林子就找不到路。”

“嘻，”莫乌德不好意思地笑了，“打猎的人在老林里到处都是路，可别人找不到。跟我走吧，叔叔！”

“唔，多年没来，就变得连路都找不着啦，哈哈！”一个熟悉的声音从司机身后传来。唔，车里还有一个人哪，可天黑看不清。管他哩，快把车领出林子吧。

天更黑了，林子里慢慢罩上一层白雾，湿漉漉的，司机再也看不见领路的莫乌德，便呼喊着重下车，莫乌德只好掉转马头向回跑，刚跑到车边，那个熟悉的声音忽然高兴地说：“你带的是风灯吧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莫乌德不由得低头看看，原来风灯把露出来了。当他抬头时，见车里探出半个身子，“呀，张叔叔，是你呀，我爸爸总念叨你，你咋老也没来？”莫乌德乐得从马上一下扑到张叔叔怀里。

“小莫乌德呀，嘿嘿！我外出一年多，要不是给你们大队送农具，还得过些日子来呢。瞧，现在连路都认不出了。”